

邊緣與中心

——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

Peripheries and Center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 Method for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瞿旭彤

Thomas Xutong QU

作者簡介

瞿旭彤，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長聘副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Thomas Xutong QU, Tenured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chool of Humanities, Tsinghua University.
Email: quxutong@mail.tsinghua.edu.cn

Abstract

Based on an appreciative and critical review of current scholarship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peripheries and centers” as a possibl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 method for field. In this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the author deliberately place the word “peripheries” before the word “centers” to emphasize that the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recedes the structural one. With this emphasis, the paper wants to advocate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that pays attention to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peripheries” and “centers” as it focuses on specific historical figures, phenomena, events, and themes.

Keywords: peripheries, centers,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在中國宗教史研究領域內，已有學者有意識地將“邊緣與中心”當作一種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考察和研究宗教與中國思想—文化體系之間多元、多層次、多維度的複雜互動關係。^①本文試圖在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領域內倡導這一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期待不同學科學者從各自學科（文學、歷史學、宗教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等）角度出發，以“邊緣與中心”作為一種可能的視角和方法，結合具體人物、事件、現象與主題等，繼續開展和推進基督教與中國思想—文化史（特別是基督教與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並在此過程中特別關注：1) 中國思想—文化體系這一“中心”有其統一性與多樣性（作為單數的中心、作為複數的中心，及其作為複數的邊緣），以此為參照，中國基督教思想—文化自身是否也有其統一性與多樣性（作為單數的邊緣、作為複數的邊緣，及其作為複數的中心）？2) 中國基督教作為“邊緣”，以何種方式、在何種程度上，並在多大範圍內回應、參與，甚至影響了中國思想—文化體系之“中心”的發展與變遷？3) 相對於“中心”而言，作為“邊緣”的中國基督教如何主動

* 本文在醞釀、撰寫和修訂過程中，分別得到過包兆會、王曉靜、肖雲澤、原海成等老師，以及李胤慶、龍橋利、史鳴威、蘇森、王思佳、張廣宇、鄭旭東等同學的幫助，並分別受到“清華大學文科基礎發展項目”和“清華大學自主科研計劃”（項目編號：2022THZWJC04）的支持。特此鳴謝。文中的“基督教”乃是廣義的，包括基督公教、基督新教等。[The author is grateful to colleagues BAO Zhaohui, WANG Xiaojing, XIAO Yunze, YUAN Haicheng and students LI Yingqing, LONG Jiaoli, SHI Mingwei, SU Sen, WANG Sijia, ZHANG Guangyu, ZHENG Xudong for their critical comments. 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Humanities Found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Initiativ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 (Project No.:2022THZWJC04).]

^① 比如，郭碩知：《邊緣與歸屬：道教認同的文化史考察》，成都：巴蜀書社，2017年；孫亦平：《東亞道教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GUO Shuozi, *Bian yuan yu gui shu: Daojiao ren tong de wen hua shi kao cha* (Chengdu: Bashu Press, 2017; SUN Yiping, *A Study on East Asian Taois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或被動融入（主動或被動的中心化），成為“中心的邊緣”？在“中心的邊緣”，中國基督教如何主動地自我隔絕或被動地遭受排斥（主動或被動的邊緣化），成為“邊緣的中心”，甚至“邊緣的邊緣”？在自我認同和身份建構的過程中，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張力與互動是如何可能的？^① 4）在中國思想—文化體系的“邊緣”，中國基督教作為“邊緣的中心”^② 如何參與和塑造“中心的邊緣”？“邊緣”與“中心”之間邊界的流動在局部和微觀上是如何可能的？^③ 5）在精英傳統的主流敘事和大眾傳統的邊緣敘事之間，處於“邊緣”的中國基督教有着怎樣的地方性，甚至全球性？^④

^① 陳琦專門探討了關於社會邊緣群體艾滋病患者的社會排斥問題：“（社會）排斥並非一個單向度的、由中心到邊緣的簡單過程，而是一個雙向互動的複雜過程。社會排斥促使艾滋病患者由主流社會到達邊緣狀態，面對這種邊緣化的狀態，艾滋病患者面臨兩種選擇：一是努力由邊緣狀態向中心回歸；二是適應這種邊緣化生活從而加速社會排斥的再生”。參見陳琦：《邊緣與回歸：艾滋病患者的社會排斥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48頁。這一說法或可用來描述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中國基督教的處境和狀態，當然，也有可能存在向中心“回歸”和被中心“排斥”之間的半邊緣狀態。而且，在“回歸”和“排斥”的同時，中國基督教也在建立自己在宗教、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身份認同。另可參閱許俊琳：《五四自由派基督徒的資本主義想像與身份認同》，《基督教文化學刊》，2022年秋，第48輯，第53-82頁。[For the discussions on the social exclusion of AIDS patients as the marginalized groups, please see CHEN Qi, *Border and Return: The Study on Social Exclusion of PLWHA*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9), 148; XU Junlin, "The Capitalist Imagination and Identity of Liberal Christians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vol. 48 (2022 Autumn): 53-82.]

^② 比如，位於貴州西北角最邊緣的石門坎曾一度是西南苗族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參見張坦：《“窄門”前的石門坎：基督教文化與川滇黔邊苗族社會》，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09年。[ZHANG Tan, "Zhai men" qian de shi men kan (Guizhou: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③ 王政文：《邊緣成中心：清末基督教在臺的漢番宣教策略》，載《中西交匯中的近代中國都市和鄉村》，趙曉陽、周東華、劉明忠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260頁。[WANG Zhengwen, "Bian yuan cheng Zhong xin: Qing mo Jidu jiao zai tai de han fan xuan jiao ce lue," in *The Urban and Rural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Sino-Western's Interacting*, eds. ZHAO Xiaoyang, ZHOU Donghua and LIU Mingzhong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5), 260.]

^④ 【德】多米尼克·薩克森邁爾：《在地之人的全球糾葛：朱宗元及其相互衝突的世界》，張旭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年。[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Entanglements of a Man Who Never Traveled: A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Christian and His Conflicted Worlds*, trans. ZHANG Xup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2).]

在進行上述初步刻劃時，本文特意將“邊緣”置於“中心”一詞之前，^①想以此強調和提倡：從“邊緣”視角出發，看待和考察“邊緣”與“中心”的關係，^②而非從“中心”視角出發，看待和考察“中心”與“邊緣”的關係。這裏的“中心”在宏觀意義上至少有如下雙重意涵：作為中心的中國主流思想—文化和作為中心的歐美基督教，而中國基督教則處於這兩個中心之間的雙重邊緣狀態。^③與此同

^① 以“中心與邊緣”為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的研究，早已涉及多個學科領域。僅就筆者接觸到的更為廣泛研究領域的中文文獻而言，特別是在文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學科領域內，除少數例外，一般排序均是先中心，後邊緣，儘管其中有不少研究強調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與本文主張有類似之處。比如，張桐：《治理的中心—邊緣結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張桐、王亞婷編譯：《中心—邊緣結構：一個社會科學研究的新視角》，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其他相關文獻，請參下文相關腳註。[Generally speaking, scholars like to put “center” before “periphery” when using “center and periphery” a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 method. For instance, ZHANG Tong, *Zhi li de zhong xin: Bian yuan jie gou*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Zhong xin -bian yuan jie gou: Yi ge she hui ke xue yan jiu de xin shi jiao*, eds & trans. ZHANG Tong and WANG Yating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② 美國學者格林 (J. P. Greene) 有意把“邊緣”一詞放到“中心”一詞的前面，想要“推翻‘中心—邊緣理論’的慣常順序，以引起人們對早期現代大英帝國的權威從邊緣向中心流動這一事實的特別關注……新興的帝國憲制是聯邦式的憲制。它不是中心強迫弱小邊緣的產物，而是中心與諸多附屬邊緣政體之間不斷協商 (negotiation) 的產物”。參見【美】傑克·菲利普·格林：《邊緣與中心：帝國憲制的延伸：大英帝國與美利堅合眾國1607-1788》，劉天驥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vii-viii頁。與此類做法相關的漢語學界典範著作可參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梁元生：《邊緣與之間》，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梁元生對邊緣問題體現出自覺的方法論意識，試圖從雙重“邊緣”和“之間”視角和方法出發，考察和分析中國基督教史上的相關人物、城市和文化。[For exemplary scholarly works putting the “periphery” before the “center,” please see Jack P. Greene, *Peripheries and Center: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Extended Polities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607-1788*, trans. LIU Tianjiao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2017), vii-viii; WANG Mingke, *On Chinese Borderlands: Historical Memory and Ethnic Identity*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20); LEUNG Yuen Sang, *Bian yuan yu zhi jian*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③ 可參見本期兩篇專刊文章：許俊琳：《五四自由派基督徒的資本主義想像與身份認同》，第53-82頁；褚瀟白：《曖昧的批判與接續——論民國“耶穌傳”寫作實踐》，第84-110頁。[Please see two articles in this issue, XU Junlin, “The Capitalist Imagination and Identity of Liberal Christians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53-82; CHU Xiaobai, “Ambiguous Criticism and Its Continuation: On the Writing of ‘Lives of Jesu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84-110.]

時，本文並不否認這兩個中心本身也可能是多元、多層、多維度的。此外，“邊緣與中心”中的“與”字想要表達出“參與”“並與”，甚或“在邊緣與中心之間”等多重意涵，由此強調不同“邊緣”與不同“中心”之間可能的多層面多維度的“交流與互動”。^①而其中更為豐富的複雜意涵，還有待於進一步細緻和深入的研究，方有可能打開與揭曉。

就筆者目力所及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現狀而言，且不論其在整個漢語學界相關學科領域內的邊緣地位，^②涉及作為“邊緣與中心”這

^① 李焯然：《中心與邊緣：東亞文明的互動與傳播》，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特別是前兩章。另參【英】彼得·伯克：《歐洲文藝復興：中心與邊緣》，劉耀春譯，劉君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年。伯克標題中的“中心與邊緣”原文均為複數。伯克試圖借此呈現出“去除中心的”、多元而非一元的文藝復興（第3頁）。通過一種“多個視角”、多中心和多邊緣的“有意識的策略”，伯克“強調邊緣進而要求重新評估藝術、文學和藝術中的地方風格。從中心來看，地方風格常常看起來像是原初榜樣的‘墮落’和‘區域化’，它們側重的是失去的東西。另一方面，從邊緣本身來看，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適應、吸收或‘綜合’（syncretism）的創造性過程”（第13頁）。[LEE Cheuk Yin, *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 Intera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s*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5); Peter Burke,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Centres and Peripheries*, trans. LIU Yaochun (Beijing: The Oriental Press, 2007).]

^② 在2012年12月22日上海歷史學年會上，陶飛亞強調，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已經“從一個需要向人解釋其學術‘合法性’的新學科，成為許多學校新的增長點”，同時也特別提到“基督教史研究在中國史學中的相對邊緣性地位”。而且，即使作為這樣處於邊緣的學科，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也有着自己與居於中心的思想文化彼此互動，甚至影響未來的“核心問題”：“類似魏晉唐宋以後的佛教之於中華文明的關係”，“基督教到底給中華文明帶來了甚麼？”參陶飛亞：《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新趨向》，《基督教研究》，2014年第2期，第38-41頁；另參陶飛亞：《邊緣的歷史：基督教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李天綱同樣有着深刻的文明關切，他特別注重中國基督教宗教研究具有的“（對外）開放”和“（文化）反省”的時代精神、“全球”價值和“本土”意識，並提倡把中國基督教研究從“邊緣”引向“中心”，參李天綱：《近二十年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綜述》，《歷史教學問題》，2008年第1期，第42-43頁。[TAO Feiya, “The New Trend in the Chinese Christian History Studies,” *Study of Christianity*, no. 2(2014): 38-41. TAO Feiya, *Bian yuan de li shi: Jidu jiao yu jin dai Zhongguo*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5); LI Tiangang, “A Summary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 History Studies in the Past 20 Years,” *History Research and Teaching*, no. 1(2008): 42-43.]

一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的，^① 主要有如下三種：^② 1) 全球系統之整體視野下從“西方中心論”到“中國中心觀”的範式轉換；2) 區域系統之結構意義上的中心和邊緣；3) 社會系統之功能意義上對“邊緣宗教”與“文化要求”的理解和解釋。^③

1) 全球系統視野下從“西方中心論” 到“中國中心觀”的範式轉移

就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範式而言，在王立新相關評述基礎上^④，陶飛亞和楊衛華指出，中國學界主要出現過“文化侵略”範式^⑤、“中西文化交流”範式、“現代化”範式、“普遍主義論”和“全球地域化”等研究理論範式，而美國學界則經歷了傳教學研究範式、西方中心論（“衝擊—回應”模式、“傳統—現代”模式、“[文化]帝

^① 王德碩以“中心論”為關鍵詞梳理中國基督教史的主要理論闡釋和研究模式，並且認為，相關模式主要經歷過“西方中心論—中國中心論—去中心論—後中心論”並非線性、而是相互影響的變化，詳參王德碩：《何為中心？：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理論述評》，《基督教學術》（第十五輯），2016年，第272-287頁。[WANG Deshuo, "What Is the Center: A Review of the Theories on the Chinese Christian History Studies," *Christian Scholarship*, Vol. 15, (2016): 272-287.]

^② 不同於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在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領域內，社會階層或群體意義上的邊緣與中心似乎並沒有在方法論意義上被獨立地和明確地主題化，儘管已有不少相關具體研究。

^③ “系統”概念借鑒自德國社會學家盧曼（Niklas Luhmann）的系統理論。

^④ 參王立新：《超越現代化：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研究的主要範式述評》，載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1-308頁。[WANG Lixin, "Transcending Modernization: A Review of the Main Paradigm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 China," in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ianjin: Tianjin People Publishing, 2008), 301-308.]

^⑤ 這一範式源自瞿秋白在“非基督教運動”中提出作為“政治批判武器”的“文化侵略論”，參陶飛亞、楊衛華：《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63-165頁。[TAO Feiya and YANG Weihua, *Jidu jiao yu Zhongguo she hui yan jiu ru m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Society)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9), 163-165.]

國主義論”）、中國中心觀的範式轉移。^①以容括但不限於中西在內的全球系統為視野，本文首先關注的正是從種種西方中心論到中國中心觀的範式轉移。

首先，可能帶有西方中心論色彩的傳教學研究範式往往從神學的教內視角出發，注重研究來華傳教士及其傳教事工、傳教方法和傳教成效，研究的主要內容其實是西方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史，而非中國的基督教史。其次，“衝擊—回應”模式強調作為“中心”的西方對作為“邊緣”的中國的衝擊，並且認為，“只有經過西方的衝擊，（儒家思想佔統治地位的）中國傳統社會才有可能擺脫停滯的狀態向前發展”，傳教士及其傳教活動在其中則被看作是西方衝擊中國的重要載體。第三，“傳統與現代”模式強調新舊中國的內在差異，並且認為，傳統儒教中國正在走向西方已實現的現代化，傳教士在其中則被視為幫助中國擺脫傳統、走向現代化的先驅性力量。第四，“文化帝國主義論”傾向於認為，帝國主義是中國百年來社會崩解、民族災難和無法發展前進的禍根。總而言之，上述以西方為中心的四種範式往往傾向於認為，近代中國出現的一切有意義變化都是由西方從外部被動帶來的，並不是由中國內部主動生發的。^②

上述四種西方中心論的所謂“中心”，首先指的是研究關注的中心和焦點。但是，這樣以西方為中心的研究關注不僅出於研究者個人的信仰處境、研究興趣，甚至意識形態，而且，正如薩義德東方主義

^① 詳參陶飛亞、楊衛華：《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研究入門》，第162-193頁。上述描述更多針對美國和中國相關學界。來自歐洲相關學界的理論反思，參見Nicolas Standaert, “Christianity as a Religion in China: Insights from the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Cahiers d'Extrême-Asie* 12, (2001): 1-21; 【比】鍾鳴旦：《導言：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研究的新趨勢》，馬琳譯，載《184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孫尚揚、鍾鳴旦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第1-59頁。[Nicolas Standaert, “Introduction: The New Trend in the Chinese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History Studies,” trans. MA Lin, in *Chinese Christianity Before 1840*, eds. SUN Shangyang and Nicolas Standaert (Beijing: Xueyuan Publishing, 2004), 1-59.]

^② 陶飛亞、楊衛華：《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研究入門》，第173-179頁。

批判所揭示的，往往伴隨着強烈的西方中心，特別是歐洲中心色彩。由此而呈現出的“中心—邊緣”之間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對應於“發達—落後”“文明—野蠻”之間的關係。^①

而所謂“中國中心觀”，正是出於對上述種種西方中心論的自覺批判，從而試圖主張：從中國出發，而不是從西方出發研究和撰寫中國歷史；採取中國內部的、而非西方外部的標準來看待具體歷史現象的重要性；加強對中國區域和地方史的研究；注重對中國社會不同階層，特別是較下層的研究，並且歡迎歷史學以外學科的加入。具體到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領域，則是從以傳教士及其傳教活動對中國的影響為中心的研究轉移到對中國基督教本身和對中國社會如何影響傳教士的研究。受此範式轉移影響，也與中國大陸史學界自身的內在發展理路和新史料的不斷發現與整理密切相關，中國本土的教會和基督徒（特別是處於不同類型邊緣地帶的群體或個體基督徒），以及他們與傳教士可能的雙向互動，開始受到重視和關注。^②

不過，無論是上述四種西方中心論，還是自覺批判西方中心論的中

^① Klemens Kapsand Andrea Komlosy,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Revisited: Polycentric Connections or Entangled Hierarchies?” *Fernard Braudel Center* 36, no. 3-4(2013): 254-255.

^② 陶飛亞、楊衛華：《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研究入門》，第173-179頁；張先清：《“邊疆何在”？近代中國邊疆民族地區基督教史研究的新視角》，載《跨文化接觸：基督教與近代中西對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19-145頁。最近（但不限於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案例包括肖雲澤：《邊緣地帶的宗教治理與差序政府信任的衍變》，《道風：漢語基督教文化評論》，2022年第57期，第83-123頁；張杰克：《罪身成義：溫州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新北市：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22年；張怡雯：《邊緣人群的統合圖景：歷史上的網船人與天主教》，《道風：漢語基督教文化評論》，2022年第57期，第203-244頁。[ZHANG Xianqing, *Kua wen hua jie chu: fidu jiao yu jin dai zhong xi dui hua*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6), 119-145; XIAO Yunze, “The Marginal Governance on Relig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Governmental Trust: A Practical Sociology Research in the Zhuo City of Northern Jiangsu, China,”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vol. 57 (2022), 83-123; Jack Chang, *Sinful Body Becoming Righteous: Faith and Life of Christians in Wenzhou* (New Taipei City: Taiwan Christian Literature and Arts Press), 2022; ZHANG Yiwen, “Catholicism and the Wangchuan People’s Integration in the Jiangnan Area of China,”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vol. 57 (2022), 203-244.]

國中心觀，或許在具體研究開展過程中都應當避免陷入自我中心的部落主義或地方主義境地，不執著某一具體中心，也不執著於某一具體和細節的邊緣、而忽略和忘卻整體的視野。但在反對種種中心論的同時，也不應當陷入另一個極端，即完全地去中心、否定中心。因為沒有任何系統的運作，離得開中心和邊緣的互動與交流。對具體的系統而言，邊緣和中心往往是相互依存、又彼此分立，甚至可能彼此分離的。^①

2) 區域系統之結構意義上的中心和邊緣

與上述“中國中心觀”對區域和地方史研究的重視相呼應，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為了理解和分析19世紀的晚清中國，在經濟地形學意義上提出“區域系統分析”（regional systems analysis）的研究方法。施堅雅把晚清中國劃分為八個對應於各自大經濟體的“地形學大區”，每個大區各有其“中心和邊緣”（cores and peripheries）。^②相比於邊緣，中心往往是資源集中的河谷低地（雲貴大區除外），擁有眾多的良田、稠密的人口、活躍的投資（主要用於排水、開墾、灌溉和防洪）、繁榮的商業，以及發達的交通。^③而“不同中心之間形成相對獨立的局面”。^④

^① 陳衍德、彭慧、高金明和王黎明：《全球化進程中的東南亞民族問題研究：以少數民族的邊緣化和分離主義運動為中心》（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特別關注了“東南亞少數民族問題的癥結”：“邊緣化與分離主義的互動”，第282-285頁。[CHEN Yande, PENG Hui, GAO Jimming and WANG Liming, *The Peripherization of Minorities and the Separatist Movements: A Study in Southeast Asian Ethnic Problems in the Global Age*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2008), 282-285.]

^② Rolf Gerhard Tiedemann,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Two: 1800 to the Present* (Leiden: Brill, 2010), 351.

^③ G. William Skinner,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 no. 2(1985): 271-292.

^④ 【比】鍾鳴旦：《導言：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研究的新趨勢》，第27-28頁。另參Nicolas Standaert,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Leiden: Brill, 2001), 535-536。

藉助施堅雅這樣的區域系統分析，專門研究明末清初基督教的鍾鳴旦（Nicolas Standaert）認為，相較於佛教入華時情形，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士採取的傳教策略傾向於：先中心，後邊緣，先城市，後鄉村，而且傾向於從一大區中心到另一大區中心，從而完全忽略了大區的邊緣。^①

對於施堅雅這樣的研究方法，專門研究義和團運動和華北基督教史^②的狄德滿（Rolf Gerhard Tiedemann）則批判性地認為，這一研究方法並不適用於華北大區，因為人口眾多的華北平原並非施堅雅以為的“中心”，這人口稠密且過剩的區域事實上在經濟上、文化上，特別是在行政上都是非常“邊緣的”。但是，在狄德滿看來，若調整此點，施堅雅的區域系統分析依然非常有助於解釋中國基督教處境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以及地方差異性，並尤其有助於解釋處於各自中心的基督徒群體和處於各自邊緣的基督徒群體的不同。而且，在此特別值得追問的是，傳教差會和個體傳教士如何面對和適應或處於中心、或處於邊緣的不同地方性條件和處境。^③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施堅雅在總結其研究方法時特別提及“中國歷史的結構”，即，經濟、政治、社會在經濟繁榮與蕭條、人口增長與減少、社會發展與（權力）下放、組織擴張與收縮，以及和平與失序之間的周期性循環。藉助對此結構的揭示，施堅雅想用他的“一種

^① Nicolas Standaert,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569. 對比於耶穌會，近代中國基督教的傳教策略或可區分為戴德生路徑和李提摩太路徑：前者深入內地，扎根邊疆，甘於邊緣，並試圖成為邊緣的中心；而後者則作為邊緣，進入中心，主動探尋與主流的互動，並試圖影響主流和中心。此外，或許還有上述兩種路徑的結合，比如，美國聖經公會的傳教策略。

^② 【德】狄德滿：《華北的暴力和恐慌：義和團運動前夕基督教傳播和社會衝突》，崔華杰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西文義和團文獻資料彙編》，崔華杰等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6年。[R. G. Tiedemann, *Violence and Fear in North China: Christian Miss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on the Eve of the Boxer Uprising*, trans. CUI Huajie (Nanjing: Jiangsu People Press, 2011); R. G. Tiedemann, *A Bibliography of Western Language Material on the Boxer Movement*, trans. CUI Huajie et al.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③ R. G. Tiedemann,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Two*, 351-352.

歷史書寫之異象”（a historiographic vision）或“模式”（model）幫助地方性的（local）歷史學家和民族誌學家在分析微觀過程時將他們的研究“有意義地定位於中國歷史的結構之中”，^①也就是說，可以將“微觀分析和宏觀分析、地方性的歷史和區域性的歷史、離散的事件和連續活動的恰當結構”整合起來。^②就此而言，施堅雅作為人類學家，其區域系統分析方法似乎偏向於強調在宏觀分析上穩定系統的靜態結構，^③而不太注重在微觀分析上（特別是不同行動者在）不同中心與不同邊緣之間可能存在的動態變化。

3) 社會系統之功能意義上的“邊緣宗教”與“文化要求”

在社會系統的功能意義上，楊慶堃試圖理解和“解釋宗教在中國社會生活和組織中的功能性角色”。^④為達此研究目的，楊慶堃借鑒

^① 參可能受到類似影響的中國史研究作品：魯西奇：《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LU Xiqi, *Zhongguo li shi de kongjian jiegou*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② G. William Skinner,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288-290.

^③ 對宏觀穩定性結構的強調，也見於【美】愛德華·希爾斯：《中心與邊緣：宏觀社會學論集》，甘會斌、余昕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年，第3頁。在任何社會的結構中，都有一個“中心”或“中心層”。作為象徵、價值和信念之秩序的中心，這中心統治着社會，具有某種“神聖性”（the nature of the sacred）和“憲法性”（constitution, 或譯“結構性”）。譯文有改動。[Chinese version please see Edward Shils, *Center and Periphery: Essays in Macrosociology*, trans. GAN Huibin and YU Xi (Nanjing: Yilin Press, 2019), 3. English version please see Edward Shil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93.]

^④ 【美】楊慶堃：《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修訂版），范麗珠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29頁。譯文有改動。[Chinese version please see C. K.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trans. FAN Lizhu (Chengdu: Sichuan People Press, 2019), 229; English version please see C. K.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295.]

瓦哈的觀點，^① 將宗教區分為“獨立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和“混合宗教”（diffused religion）這兩種類型。^② 在有神論的意義上，“獨立宗教”作為一種“宗教生活的系統”，具有“分立的（separate）概念、儀式和結構”，因而具有“分立的社會體制”。楊慶堃認為，基督教作為這樣一種“分立的系統”和“獨立的宗教”，在以“混合宗教”為主導的中國社會中相對式微，難以被“緊密地混合”（intimately diffused）進中國社會的“世俗體制”和結構框架之中。^③ 換言之，處於社會系統邊緣的基督教，難以被中國社會系統的中心體制化或“中心化”，往往或主動或被動地處於邊緣狀態，有所局限地分立，而又並非完全地與中心分離。^④

以楊慶堃的上述區分為基礎，^⑤ 許理和（Erik Zürcher）就明末基督教與儒學正統的關係提出如下看法：“基督教在中國文化中只能是一個邊緣現象，無法佔據更多地位”。之所以如此，並非因為禮儀之爭這類的外在因素，而是因為內在於明末基督教自身的“基本矛盾”和“對立傾向”，即，一方面，明末基督教想要“合儒”，而“儒學是一種理性學說，沒有啟示，沒有人格化上帝的概念，沒有來生和善惡報應，既無教士，也無奇蹟”；另一方面，由於（明末）基督教的

^① 盧雲峰、吳越：《略論瓦哈對楊慶堃之宗教社會學研究的影響》，《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第131-141頁。[LU Yunfeng and WU Yue, "Wach's Legacy: Probing C. K. Yang's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 Chinese Religion,"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6 (2018): 131-141.]

^② 盧雲峰：《論“混合宗教”與“獨立宗教”：兼論〈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之經典性》，《社會學研究》2019年第2期，第75-95頁。[LU Yunfeng, "Diffused Religion and Institutional Religion: Why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is Classic?" *Sociological Studies*, no. 2 (2019): 75-95.]

^③ C. K.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294-295.

^④ 在存在朝向中心的體制化混合可能的同時，邊緣狀態也可能出於中心和邊緣之間有意無意地共同作用的結果。關於這樣的可能，參謝曉輝：《製造邊緣性：10-19世紀的湘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XIE Xiaohui, *Zhi zao bian yuan xing: 10-19 shi ji de xiangx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1).]

^⑤ 鍾鳴旦：《導言：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研究的新趨勢》，第52頁。

本質，“由於它的救贖觀念和崇拜儀式，它是注定要離開儒學，而被認同於佛教和民間宗教的”。^①

在《耶穌會士的適應和中國文化的要求》一文中，許理和進一步闡發了上述看法，並且自覺和明確地提出理解明末基督教的兩個關鍵概念：“邊緣宗教”和“文化要求”。^②也就是說，作為外來的邊緣宗教，基督教如同之前從外部“滲透”進中國的猶太教、伊斯蘭教和佛教一般，^③不得不面對和回應中國文化的如下要求：基督教若想至少在社會層面上扎根於中國，就必須適應晚期中華帝國社會的深層結構，即作為宗教、禮儀、社會和政治之“正統”的儒家，否則就會被視為“邪說”和可能謀反的教派。正如鍾鳴旦敏銳指出的，許理和這樣的看法顯然借鑒了楊慶堃對“獨立宗教”和“混合宗教”的區分。從“邊緣”與“中心”角度看，作為外來的和邊緣的基督教，本是自成體系和自有制度的獨立宗教，若想在中國社會中不至於淪為主動或被動處於邊緣狀態的邪說和叛黨，就必須“緊密地混合”進作為中國文化中心的儒家正統之中，成為（如中國佛教一般的）被中心體制化的混合宗教。^④

筆者進一步認為，許理和這樣的觀點和思路可能也與明末耶穌會的傳教策略有關，還可能也與當時士大夫基督徒主要是儒家有關。許

^① 【荷】許理和：《文化傳播中的形變：明末基督教與儒學正統的關係》，《二十一世紀》，1992年第9期，第114頁。[Eric Zürcher, "Cultural Propag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te-Ming Christianity and Confucian Orthodoxy," *Twenty-First Century*, no. 9(1992): 114.]

^② Erik Zürcher,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Imperative," in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ts History and Meaning*, ed. David E. Mungello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4), 40-41. Cf. Nicolas Standaert,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505; Nicolas Standaert, "Christianity as a Religion in China," 4-5.

^③ 借用許理和的說法，鍾鳴旦把景教（Nestorianism）也理解為“中國社會中的一個邊緣宗教”，參見Nicolas Standaert,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38.

^④ 鍾鳴旦：《導言：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研究的新趨勢》，第53-55頁。

理和一方面過於強調儒家在中國文化中一尊獨大的正統地位和中心狀態，另一方面似乎又忽視了儒家本身也有中心和邊緣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儒家並非全然是一種“理性學說”，並非全然沒有對天的人格化理解，並非完全沒有敬拜儀式，並非完全沒有善惡報應，並非完全沒有類似於教士的儒生系統，並非完全不講奇蹟。就此而言，無論是就具體思想而言，還是就敬拜儀式而言，特別是考慮到儒家曾吸納和融合外來佛教思想，從而改造和昇華自身的既往歷史，基督教與儒家、儒家與基督教之間，所謂處於世俗體制中心的文化正統和處於邊緣狀態的外來宗教之間還可能有着互相交流和彼此互鑒的未來，從而可能使得中國思想和文化進入一個新的文明階段和高光時刻。就此而言，即使中國基督教在一定意義上還處於中國思想一文化的邊緣，但作為中心的中國文化正統的具體構成內容本身是流動的，邊緣依然可能參與中心，並且影響中心。而且，晚明以來中國基督教傳統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參與，甚至塑造了接下來的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特別是許理和自己提到過的中國“儒家一神論”傳統。^①而且，許理和上述說法主要針對明末基督教，並不一定適用於之後中國基督教史的實情。^②晚清以來，至少在近代和現代，基督教會通過醫學、教育、新聞出版和社會救濟等多方面，已經“與中國社會有了最為廣泛的聯繫。通過這些西學的傳入和作用，尤其在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作為廣義

^① Erik Zürcher,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Imperative,” 33.追隨許理和的這一認識，張曉林認為，“儒家一神論”代表著一種不同於儒家道統、可與儒道佛並列的新思想，參張曉林：《〈天主實義〉與中國學統：文化互動與詮釋》，香港：道風書社，2020年。與張曉林的思想努力不同，唐文明試圖在儒家道統內部開發出類似於“儒家一神論”的思想傳統，參唐文明：《朱子論天地以生物為心》，《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第153-163頁。[ZHANG Xiaolin, *Tianzhu shi yi yu Zhongguo xue tong: Wen hua hu dong yu quan shi* (HK: Logos and Pneuma Press, 2020); TANG Wenming, “Zhu Xi's Idea on the Heart of Heaven and Earth,”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1(2019): 153-163.]

^② 有不少學者認為，基督教在中國文化和社會生活中一直都沒有擺脫過要麼主動邊緣、要麼被動邊緣的邊緣處境。

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思想和觀念，也逐漸進入到了中國社會的主流之中”。^①

以上即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領域內自覺或不自覺已得運用的涉及“邊緣與中心”的三種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本文特別和明確地把“邊緣與中心”主題化，並非在主張和提倡一種新的理論範式，而是在強調和推介一種可能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因為只要是範式，^②就有可能要麼偏向於單一中心的，並忽略被單一中心所遮蔽的複雜面向與具體現象，^③要麼偏向於具體邊緣、而忘記系統整體。^④任何系統（無論是經濟和政治，還是文化和宗教等）的存在和運作都需要有其各自的“中心”和“邊

^① 趙曉陽、郭榮剛：《60年來中國基督新教史研究評析》，《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4期，第182頁。該文在此強調基督教在全球化過程中“作為彌補性的因素”對中國“新社會秩序……建設”的功能與作用，即“填補……中國文化結構中的缺陷”。而且，正如史鳴威一文所揭示的，“五四新文學與基督教文化聯繫密切”，基督教在20世紀已經“廣泛地影響了（中國）文學的整體面貌”。另可參本期專刊文章，史鳴威：《“神性”精神走向“邊緣”與“混沌”——論五四新文學基督教敘事的空間問題》，《基督教文化學刊》，2022年秋，第48輯，第111-136頁。[ZHAO Xiaoyang and GUO Ronggang, "A comment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Protestantism in China in the past 60 years,"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no. 4(2015): 182. See also SHI Mingwei's article in this issue, "The 'Divine Spirit' Moves Towards the 'Periphery' and 'Chaos': Space in May-Fourth Era Christian Narrative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vol. 48 (2022 Autumn): 111-136.]

^② 王德碩正確地指出，“範式”概念忽略了對提出問題的“人”的研究，而且，“範式轉移”不是梳理中國基督教史之學術史的唯一模式，參王德碩：《北美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述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5頁。[WANG Deshuo,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in North America*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Press, 2016), 25.]

^③ 王德碩所謂的“後中心論”，即“以人為中心”和“以上帝為中心”的取向，即是如此。參王德碩：《何為中心？》，第284-286頁。

^④ 即使是反對西方中心或精英主義的、專注於非西方的地方故事或邊緣群體研究的“去中心化”研究範式，也試圖始終保持對全球史整體視角的關注，參見Natalie Zemon Davis, “Decentering History: Local Stories and Cultural Crossings in a Global World,”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0, no. 2 (2011): 188-202, 190。

緣”，^①但是，“中心”和“邊緣”並非絕對對立，也非完全不可轉換，而是雙向交流和互動的。^②兩者之間的邊界不是全然清晰確定的，而是相對模糊流變的。所謂“中心”，可能是多層次和多維度的，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動的。而所謂“邊緣”，也可能是多層次和多維度的；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不是僵化的，而是活躍的。^③中心有可能控制、打壓、改變，甚至製造邊緣；^④有可能

^① 在考古學家的注意力開始從中心轉向邊緣時，傅羅文（Rowan K. Flad）和陳伯楨結合沃倫斯坦“世界體系理論”，試圖“為‘中心’辯護”，並且認為，在注意邊緣的同時，應當“捍衛政治和文化中心仍然作為有用的研究重點的地位”，因為“中心地區在任何地區的長遠社會發展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傅羅文、陳伯楨：《古代中國內陸：景觀考古視角下的古代四川盆地、三峽和長江中游地區》，戚軒銘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1年，第6頁。[Rowan K. Flad, CHEN Bozhen, *Ancient Central China: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along the Yangzi River*, trans. QI Xuanming (Beijing: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2021), 6.]

^② 根據劉易斯（I. M. Lewis）的觀點，薩滿教的宗教入迷現象可區分為主要發生於處在社會附屬地位的女性和社會底層男性的“邊緣型神靈附體”和主要發生於精英男性的“中心型神靈附體”。但是，“如果生態和社會環境發生變化，兩者的意義和地位就會發生轉變。很多邊緣型附體本身是被拋棄的、失去名聲和魅力的正統宗教；同樣，那些徘徊於社會邊緣、最初表現為秘密治療的儀式也可能會演變成新的中心道德型宗教”。參見【英】I. M. 劉易斯：《中心與邊緣：薩滿教的社會人類學家》，鄭文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3頁。[I. M. Lewis, *Ecstatic Religion: A Study of Shamanism and Spirit Possession*, trans. ZHENG Wen(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9), 3.]

^③ 有學者援引來自生物學的“邊緣效應”理論和文化人類學的“邊緣文化”理論，認為，邊緣之所以有活力，恰恰來自邊緣的邊緣性、多樣性、雜交性、共生性和兼容性。參見吳秋林、李相興、劉廷和、王金元：《文化邊緣：六枝彝族文化研究》，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22-229頁。[WU Qiulin, LI Xiangxing, LIU Tinghe and WANG Jinyuan, *Wen hua bian yuan: Lizihi yizu wen hua yan jiu* (Chengdu: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222-229.]

^④ 由此，弱中心對強邊緣的文化多樣性和豐富性來說或是一種“祝福”，比如，杜維明認為，對“真正運作（良好）的中華文明國家的出現”而言，弱中心是祝福；邊緣也有可能幫助“離散的”（disintegrating）中心重新獲得活力。但對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這樣的帝國理論者來說，帝國主義理論“忽視了中心和邊緣互動所產生的連鎖效應對於帝國成形之重要意義”。與此相反，帝國理論“將中心和邊緣等量齊觀”，因為“中心不可能掌握所有事態發展和決策，它必須依靠邊緣的主政者……不能僅僅通過‘中心’來解讀帝國秩序的結構和動力。那些對帝國的生死存亡至關重要的決策，很多都是由那些來自邊緣的個人或群體作出的。”參見TU Wei-ming,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Daedalus*, Spring 120, no. 2(1991): 12,15; 【德】赫爾弗里德·明克勒（《帝國統治的邏輯：從古羅馬到美國》，程衛平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成為邊緣，^①不再是中心（“去中心化”）；^②也有可能重新成為中心（“再中心化”）；^③還有可能就是邊緣。邊緣則有可能成為、歸順中心（“中心化”）；有可能就是中心；^④有可能在被中心化後重新回歸邊緣；^⑤有可能與中心“共謀”使自己走向、成為和留在邊緣；也有可能塑造，甚至顛覆中心。或者，本來就有不同的中心，單一中心是被想像和

2021年，第35,38頁。[Herfried Münkler, *Imperien: Die Logik der Weltherrschaft - vom Alten Rom bis zu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trans. CHENG Weiping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21).]

^① 胡偉希特別關注民國時期知識分子“從中心到邊緣”的邊緣化問題，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烏托邦和意識形態問題。參見胡偉希：《中心與邊緣：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與社會思潮》（上、下），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年。[HU Weixi, *Zhong xin yu bian yuan: Min guo shi qi de zhi shi fen zi yu she hui si chao* (NewTaipeiCity: Huamulan Culture Press Co., Ltd., 2017).]

^② 在中國自居世界中心的“歷史想像”（historical imagination）中，不同於許理和所謂的“佛教征服中國”，西方的到來意味着更為“去中心化”（decentering）的過程，以至於居然出現了“全盤西化”的“五四遺產”和現代化方案，參Tu We-ming,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4-5。彭兆榮在援引沃倫斯坦“現代世界體系”時也有類似說法，參彭兆榮等：《邊際族群：遠離帝國庇佑的客人》，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第1頁。[PENG Zhaorong, *Bian ji zu quan: Yuan li di guo bi you de ke ren* (Hefei: Huangshan Press, 2006), 1.]

^③ 藉助羅志田的研究，張太原認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特徵即“（被）邊緣化”和“重新走向中心”。參見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1-241頁；張太原：《從思想發現歷史：重尋“五四”以後的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3-14頁。[LUO Zhitian, *Quan shi zhuan yi: Jin dai Zhongguo de si xiang, she hui yu xue shu* (Wuhan: Hubei People Press, 1999), 191-241; ZHANG Taiyuan, *Cong si xiang fa xian li shi: chong xu "wu si" yi hou de Zhonggu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6), 13-14.]

^④ 就甚麼是“文化中國”，甚麼是“中國人”或“華人”而言，杜維明雖並不完全贊同余英時的說法（“中心甚麼也不是，邊緣是一切”），但同樣主張“邊緣”之於中心的重要性，並且認為，“中心”已沒有能力和權威設定“文化中國”的議程，而“邊緣”將改變和塑造關於“文化中國”的（中心）話語。上述引文被理解為“中心無處可循，邊緣四處可見”，後被修訂為：“中心無處不在，邊緣也已成為中心”。參見Tu Weiming,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1-32。

^⑤ 吳雪梅：《回歸邊緣：清代一個土家族鄉村社會秩序的重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WU Xuemei, *Hui gui bian yuan: Qing dai yi ge tujiazu xiang cun she hui zhi xu de chong gou*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建構出來的。^①以上種種可能之所以可能，往往取決於具體現象本身所具有的豐富可能，以及具體研究者看待和考察具體研究對象時的視角和方法。^②由此，本文試圖提醒和追問，不同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從何種視角或興趣出發、在何種意義上、針對怎樣被確定的中心和怎樣被遮蔽的邊緣是有其合理性的，從而幫助打開研究具體歷史問題時可採取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的諸多可能性。這也是本文為甚麼強調“邊緣與中心”只是“一種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的原因所在。

行文至此，細心讀者可能已注意到，“邊緣與中心”這一對詞語若翻成英文，一般至少有兩對英文表述：periphery and center/core和margin and mainstream。^③ 上文提到的施堅雅的區域系統分析和從西

^①就中國文明的起源，蘇秉琦反對以往的種種單中心說（古中原中心、漢族中心、王朝中心），提出“滿天星斗”說，參蘇秉琦：《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年。[SU Bingqi, *Mǎn tiān xīng dou: SU Bingqi lun yuan gu Zhongguo*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2).]

^②陳曉鳴指出，九江的城市功能經歷過雙重角色的轉換，在“由長江流域貨物調劑中心向江西的貿易中心城市轉換”（從此中心到彼中心）的同時，九江則在長江流域“從傳統的貨物調劑中心走向近代貿易的邊緣”（從彼時的中心到此時的邊緣）。左永平則認為，作為“古人類的中心”，作為非洲古人類來到中國的“必經的南方通道”，“邊陲的雲南其實是中國歷史的另一個中心”。這是從研究對象而言出發的視角轉換，視角的轉換也可能來自研究者。參見陳曉鳴：《中心與邊緣：九江近代轉型的雙重變奏》，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8年，第12頁；左永平：《雲南邊疆少數民族認同變遷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8頁。[CHEN Xiaoming, *Center and Verge: Diplex Variation of Jiujiang's Modern Switchover(1858-1938)* (Beijing: The Economic Daily Press, 2008), 12; ZUO Yongping, *Yunnan bian jiang shao shu min zu ren tong bian qian yan jiu*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0), 8.]

^③在不討論界限相對清晰的“邊疆”（border，或譯“邊界”）的同時，本文沒有特別考慮“邊沿”（edge，或譯“邊緣”），因為“edge”往往與“中心”直接相連，而且具有鮮明，甚至尖銳的特色。此外，在“邊緣”和“中心”之間，學者還會使用“半邊緣”（semi-peripheries）一詞（比如，沃倫斯坦），“半邊緣”作為“中心”與“邊緣”之間的過渡，要麼靠近“中心”，要麼靠近“邊緣”，要麼時而中心、時而邊緣。最後一種可能性可被稱為“從‘中心’到‘邊緣’的徘徊”，參趙靜：《“中心”與“邊緣”之間：蔡元培與五四新文學運動》，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0年，第16頁。[ZHAO Jing, “Zhōng xīn” yu “biān yuán” zhì jiàn: CAI Yuanpei yu wǔ sì xīn wén xué yún dòng (New Taipei City: Huamulan Culture Press Co., Ltd., 2020), 16.]

方中心論到中國中心觀的範式轉移，使用的主要是一periphery和center/core。^① Periphery和center/core首先具有區域系統方面地理學的空間意涵，同時也可以有經濟、政治、文化和宗教等不同社會系統方面的引申意涵，並且特別適用於對中國的整體性理解和系統性解釋。^② 而margin和mainstream則並不具備區域系統方面的地理學意涵，而是特別具有社會群體或階層方面的引申意涵，同時也常有思想、文化和宗教等社會系統方面的意涵。考慮到現有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似乎並沒有在對社會階層或族群方面的“邊緣”與“中心”進行方法論意義上的主題化論述，而且後一對的意涵或均可包含在第一對的意涵之中，本文採用的主要是一對英文表述。

此外，細心讀者可能也會注意到，本文在將“邊緣與中心”強調和推介為一種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時，並沒有從神學、哲學和社會理論等角度出發作進一步深入探討。對此，鑑於主旨和篇幅，本文只能在此作如下簡要說明：^③ 就西方思想史而言，上述關於邊緣先於中心、建構先於結構、動態先於靜態之類的描述和提倡，並非源自德里達等後現代哲學家的思想設定和理論立場，而是至少可追溯至中世紀晚期唯名論革命以來首先神學的、然後才哲學的形而上學設定：潛能先於現實、意志先於理性、行動先於本質等。這樣強調潛能、意志和行動等的思想在德里達等之前已特別體現在瑞士神學家巴特的神學和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的哲學中。

^① 本文特意在複數意義上使用，此處僅是一般性說明。此外，在實際的具體研究中，center和core往往被混用。

^② “中心與邊緣”（可對應於一般而言的“華夏與四夷”）的說法展示出“華夏封建帝國文明的歷史建構”和“幾千年來傳統中國的……價值引導力量”，參彭兆榮等：《邊際族群：遠離帝國庇佑的客人》，第1頁。James Miller則稱之為“想像性的圖式”，參見James Miller, “China: Landscapes, Cultures, Ecologies, Religions,” in *Handbook of Religion and Ecology*, eds. Willis Jenkins, Mary Evelyn Tucker, John Grim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182. 而Lucian Pye稱之為“中國情結”，轉引自Tu Wei-ming,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4, 29.

^③ 本文作者將專門撰寫相關文章進行進一步的理論探討和思想闡發。

最後，在本文結尾處，若以“邊緣與中心”這一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回顧基督教與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體系之間的關係史，似乎可以說，整體而言，中國基督教處於從邊緣到中心和從中心到邊緣之間的不斷徘徊狀態，並沒有固着於中心和邊緣的某一端。與此相應，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也經歷着從邊緣的“險學”到中心的“顯學”和從中心的“顯學”到邊緣的“險學”之間的徘徊狀態，也並沒有固着於中心和邊緣的某一端。在此紀念“非基督教運動”100周年（1922-2022年）之際，或許特別值得期待的是，在不斷重複的徘徊後，在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不斷得到深入和發展的同時，基督教與中國思想文化的交流溝通與互鑒互動能進入新的文明時刻和新的歷史階段，不被一時一境的繁迫和急難所困擾和捆綁，而是積極地以“開放”精神和“反省”心態立足地方地（locally）參與全球（global）人類的共同未來文明的構建與發展，共同在由技術時代激化的虛無主義困境中捍衛人的人性、社會的社會性，以及世界的世界性。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Davis, Natalie Zemon. "Decentering History: Local Stories and Cultural Crossings in a Global World."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0, no. 2 (2011): 188-202.
- Kaps, Klemens and Andrea Komlosy.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Revisited: Polycentric Connections or Entangled Hierarchies?" *Fernard Braudel Center* 36, no. 3-4(2013): 237-264.
- Miller, James. "China: Landscapes, Cultures, Ecologies, Religions." In *Handbook of Religion and Ecology*. Edited by Willis Jenkins, Mary Evelyn Tucker, John Grim.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181-189.
- Shils, Edward.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 Skinner, G. William.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 no. 2(1985): 271-292.
- Standaert, Nicolas. "Christianity as a Religion in China: Insights from the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Cahiers d'Extrême-Asie* 12, (2001): 1-21.
- _____,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Leiden: Brill, 2001.
- Tiedemann, Rolf Gerhard,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Two: 1800 to the Present*. Leiden: Brill, 2010.
- Tu, Wei-ming.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Daedalus*, Spring 120, no. 2(1991): 1-32.
- Yang, C. K.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 Zürcher, Erik.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Imperative." In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ts History and Meaning*. Edited by David E. Mungello, 40-41.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4, 31-64.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英】彼得·伯克：《歐洲文藝復興：中心與邊緣》，劉耀春譯，劉君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年。[Burke, Peter.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Centres and*

- Peripheries*. Translated by LIU Yaochun. Beijing: The Oriental Press, 2007.]
- 陳琦：《邊緣與回歸：艾滋病患者的社會排斥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CHEN Qi. *Border and Return: The Study on Social Exclusion of PLWHA*.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9.]
- 陳曉鳴：《中心與邊緣：九江近代轉型的雙重變奏》，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8年。[CHEN Xiaoming. *Center and Verge: Dplex Variation of Jiujiang's Modern Switch-over(1858-1938)*. Beijing: The Economic Daily Press, 2008.]
- 陳衍德、彭慧、高金明和王黎明：《全球化進程中的東南亞民族問題研究：以少數民族的邊緣化和分離主義運動為中心》，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CHEN Yande, PENG Hui, GAO Jimming and WANG Liming. *The Peripherization of Minorities and the Separatist Movements: A Study in Southeast Asian Ethnic Problems in the Global Age*.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美】傅羅文、陳伯楨：《古代中國內陸：景觀考古視角下的古代四川盆地、三峽和長江中游地區》，戚軒銘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1年。[Flad, Rowan K. and CHEN Bozhen. *Ancient Central China: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along the Yangzi River*. Translated by QI Xuanming. Beijing: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2021.]
- 郭碩知：《邊緣與歸屬：道教認同的文化史考察》，成都：巴蜀書社，2017年。
[GUO Shuzhi. *Bian yuan yu gui shu: Daojiao ren tong de wen hua shi kao cha*. Chengdu: Bashu Press, 2017.]
- 胡偉希：《中心與邊緣：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與社會思潮》（上、下），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年。[HU Weixi. *Zhong xin yu bian yuan: Min guo shi qi de zhi shi fen zi yu she hui si chao*. New Taipei City: Huamulan Culture Press Co., Ltd., 2017.]
- 【英】I. M. 劉易斯：《中心與邊緣：薩滿教的社會人類學家》，鄭文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Lewis, I. M. *Ecstatic Religion: A Study of Shamanism and Spirit Possession*. Translated by ZHENG We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9.]
- 【美】傑克·菲利普·格林：《邊緣與中心：帝國憲制的延伸：大英帝國與美利堅合眾國1607-1788》，劉天驥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
[Greene, Jack P. *Peripheries and center: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extended pilotoes of the british emprre and the unoted states, 1607-1788*. Translated by LIU Tianjiao.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2017.]
- 李焯然：《中心與邊緣：東亞文明的互動與傳播》，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2015年。[LEE Cheuk Yin. *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 Intera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s*.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5.]
- 李天綱：《近二十年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綜述》，《歷史教學問題》，2008年第1期，第42-43頁。[LI Tiangang. "A Summary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 History Studies in the Past 20 Years." *History Research and Teaching*, no. 1(2008): 42-50.]
- 梁元生：《邊緣與之間》，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LEUNG Yuen Sang. *Bian yuan yu zhi jian*.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魯西奇：《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LU Xiqi. *Zhongguo li shi de kong jian jie gou*.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4.]
- 盧雲峰：《論“混合宗教”與“獨立宗教”：兼論〈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之經典性》，《社會學研究》2019年第2期，第75-95頁。[LU Yunfeng. "Diffused Religion and Institutional Religion: Why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is Classic?" *Sociological Studies*, no. 2(2019): 75-95.]
- 盧雲峰、吳越：《略論瓦哈對楊慶堃之宗教社會學研究的影響》，《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第131-141頁。[LU Yunfeng and WU Yue. "Wach's Legacy: Probing C. K. Yang's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 Chinese Religion."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6(2018): 131-141.]
- 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LUO Zhitian. *Quan shi zhuan yi: Jin dai Zhongguo de si xiang, she hui yu xue shu*. Wuhan: Hubei People Press, 1999.]
- 【德】赫爾弗里德·明克勒：《帝國統治的邏輯：從古羅馬到美國》，程衛平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Münkler, Herfried. *Imperien: Die Logik der Weltherrschaft - vom Alten Rom bis zu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Translated by CHENG Weiping.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21.]
- 彭兆榮等：《邊際族群：遠離帝國庇佑的客人》，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PENG Zhaorong. *Bian ji zu quan: Yuan li di guo bi you de ke ren*. Hefei: Huangshan Press, 2006.]
- 【德】多米尼克·薩克森邁爾：《在地之人的全球糾葛：朱宗元及其相互衝突的世界》，張旭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年。[Sachsenmaier, Dominic. *Global Entanglements of a Man Who Never Traveled: A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Christian and His Conflicted Worlds*. Translated by ZHANG Xup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2.]

- 【美】愛德華·希爾斯：《中心與邊緣：宏觀社會學論集》，甘會斌、余昕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年。[Shills, Edward. *Center and Periphery: Essays in Macrosociology*. Translated by GAN Huibin and YU Xi. Nanjing: Yilin Press, 2019.]
- 蘇秉琦：《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年。[SU Bingqi. *Man tian xing dou: SU Bingqi lun yuan gu Zhongguo*.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2.]
- 孫亦平：《東亞道教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SUN Yiping. *A Study on East Asian Taois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 唐文明：《朱子論天地以生物為心》，《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第153-163頁。[TANG Wenming. "Zhu Xi's Idea on the Heart of Heaven and Earth."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1(2019): 153-163.]
- 陶飛亞：《邊緣的歷史：基督教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TAO Feiya. *Bian yuan de li shi: Jidu jiao yu jin dai Zhongguo*.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5.]
- 陶飛亞：《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新趨向》，《基督宗教研究》，2014年第2期，第37-45頁。[TAO Feiya. "The New Trend in the Chinese Christian History Studies." *Study of Christianity*, no. 2(2014): 37-45.]
- 陶飛亞、楊衛華：《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TAO Feiya and YANG Weihua. *Jidu jiao yu Zhongguo she hui yan jiu ru m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Society)*.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9.]
- 【德】狄德滿：《華北的暴力和恐慌：義和團運動前夕基督教傳播和社會衝突》，崔華杰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Tiedemann, R. G. *Violence and Fear in North China: Christian Miss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on the Eve of the Boxer Uprising*. Translated by CUI Huajie. Nanjing: Jiangsu People Press, 2011.]
- 【德】狄德滿：《西文義和團文獻資料彙編》，崔華杰等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6年。[Tiedemann, R. G. *A Bibliography of Western Language Material on the Boxer Movement*. Translated by CUI Huajie et al.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 王德碩：《北美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述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WANG Deshuo.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in North America*.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Press, 2016.]
- 王德碩：《何為中心？：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理論述評》，《基督教學術》（第

- 十五輯），2016年，第272-287頁。[WANG Deshuo. "What Is the Center: A Review of the Theories on the Chinese Christian History Studies." *Christian Scholarship*, Vol. 15, (2016): 272-287.]
- 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WANG Lixin.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ianjin: Tianjin People Publishing, 2008.]
-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WANG Mingke. *On Chinese Borderlands: Historical Memory and Ethnic Identity*.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20.]
- 王政文：《邊緣成中心：清末基督教在臺的漢番宣教策略》，載《中西交匯中的近代中國都市和鄉村》，趙曉陽、周東華、劉明忠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259-278頁。
[WANG Zhengwen. "Bian yuan cheng Zhong xin: Qing mo Jidu jiao zai tai de han fan xuan jiao ce lue." in *The Urban and Rural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Sino-Western's Interacting*. Edited by ZHAO Xiaoyang, ZHOU Donghua and LIU Zhongming, 259-278.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5.]
- 吳秋林、李相興、劉廷和、王金元：《文化邊緣：六枝彝族文化研究》，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
[WU Qiulin, LI Xiangxing, LIU Tinghe and WANG Jinyuan. *Wen hua bian yuan: Liuzhi yizu wen hua yan jiu*. Chengdu: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 吳雪梅：《回歸邊緣：清代一個土家族鄉村社會秩序的重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WU Xuemei. *Hui gui bian yuan: Qing dai yi ge tujiazu xiang cun she hui zhi xu de chong gou*.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肖雲澤：《邊緣地帶的宗教治理與差序政府信任的衍變》，《道風：漢語基督教文化評論》，2022年第57期，第83-123頁。
[XIAO Yunze. "The Marginal Governance on Relig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Governmental Trust: A Practical Sociology Research in the Zhuo City of Northern Jiangsu, China."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vol. 57 (2022), 83-123.]
- 謝曉輝：《製造邊緣性：10-19世紀的湘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
[XIE Xiaohui. *Zhi zao bian yuan xing: 10-19 shi ji de xiangx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1.]
- 【荷】許理和：《文化傳播中的形變：明末基督教與儒學正統的關係》，《二十一世紀》，1992年第9期，第107-115頁。
[Zürcher, Eric. "Cultural

Propag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te-Ming Christianity and Confucian Orthodoxy." *Twenty-First Century*, no. 9(1992): 107-115.]

【美】楊慶堃：《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修訂版），范麗珠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Yang, C. K.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Translated by FAN Lizhu. Chengdu: Sichuan People Press, 2019.]

張杰克：《罪身成義：溫州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新北市：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22年。[Chang, Jack. *Sinful Body Becoming Righteous: Faith and Life of Christians in Wenzhou*. New Taipei City: Taiwan Christian Literature and Arts Press, 2022.]

張坦：《“窄門”前的石門坎：基督教文化與川滇黔邊苗族社會》，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09年[ZHANG Tan. "Zhai men" qian de shi menkan, Guiyang: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2009]

張太原：《從思想發現歷史：重尋“五四”以後的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ZHANG Taiyuan. *Cong si xiang fa xian li shi: chong xun "wu si" yi hou de Zhonggu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6.]

張桐：《治理的中心—邊緣結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ZHANG Tong. *Zhi li de Zhong xin: Bian yuan jie gou*.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張桐、王亞婷編譯：《中心—邊緣結構：一個社會科學研究的新視角》，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ZHANG Tong & WANG Yating, eds. & trans. *The Structure of Center-Periphery: A New Approach in Social Sciences Studies*.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張先清：《跨文化接觸：基督教與近代中西對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ZHANG Xianqing. *Kua wen hua jie chu: Jidu jiao yu jin dai zhong xi dui hua*.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6.]

張曉林：《〈天主實義〉與中國學統：文化互動與詮釋》，香港：道風書社，2020年。[ZHANG Xiaolin. *Tianzhu shi yi yu Zhongguo xue tong: Wen hua hu dong yu quan shi*. HK: Logos and Pneuma Press, 2020.]

張怡雯：《邊緣人群的統合圖景：歷史上的網船人與天主教》，《道風：漢語基督教文化評論》，2022年第57期，第203-244頁。[ZHANG Yiwen. "Catholicism and the Wangchuan People's Integration in the Jiangnan Area of China"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Vol. 57 (2022): 203-244.]

趙靜：《“中心”與“邊緣”之間：蔡元培與五四新文學運動》，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0年。[ZHAO Jing. "Zhong xin" yu "bian yuan" zhi jian: CAI Yuanpei yu wu si xin wen xue yun dong. New Taipei City: Huamulan Culture Press Co., Ltd., 2020.]

趙曉陽、郭榮剛：《60年來中國基督新教史研究評析》，《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4期，第177-184頁。[ZHAO Xiaoyang and GUO Ronggang. "A comment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Protestantism in China in the past 60 years."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no. 4(2015): 177-184.]

【比】鍾鳴旦：《導言：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研究的新趨勢》，馬琳譯，載《184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孫尚揚、鍾鳴旦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第1-59頁。[Standaert, Nicolas. "Introduction: The New Trend in the Chinese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History Studies." Translated by MA Lin. In *Chinese Christianity Before 1840*. Edited by SUN Shangyang and Nicolas Standaert, 1-59. Beijing: Xueyuan Publishing, 2004.]

左永平：《雲南邊疆少數民族認同變遷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
[ZUO Yongping. *Yunnan bian jiang shao shu min zu ren tong bian qian yan jiu*.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0.]